



英 弗莱里·阿切尔 著
徐本炫 译
高艳玲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富豪春秋

I561.4

252

富豪春秋

〔英〕弗莱里·阿切尔 著

徐 本 炫 译

高 艳 玲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〔陕〕新登字001号

富豪春秋

〔英〕弗莱里·阿切尔 著

徐本炫 译
高艳玲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西安北大街131号）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2插页 357千字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

ISBN 7-224-01053-7/I·233

定价：8.25元

第一部

1

1906年4月18日波兰斯洛尼姆村。

她一停止呼喊就死去了；而就在这时，他开始了第一声啼哭。

一个在森林里猎兔的小男孩，听见喊声吃了一惊，分辨不清是一个女人临终的惨叫，还是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的哭声。他突然转过身，意识到一种潜藏的危险，用眼睛搜索这只显然剧痛的动物。他从来没有听见一只动物叫得这样惨。他蹑手蹑脚地朝这声音移去。这时，喊声变成了悲啼，可是仍旧不象他所熟悉的动物的叫声。他巴不得这只动物极弱小，不堪一击，晚餐可以换换口味，免得净吃兔肉了。

小男孩悄悄地朝着传来怪声的河边走去，穿过一棵棵大树，感觉到小树丛擦着他的双肩。他爸爸对他讲过，别在林边开阔地久呆。他走到林边，一眼望见从山谷到河边的大路，好一会儿才听清那奇异的喊声不是普通动物的声音。他继续朝那啼叫声爬去，孤零零站在旷野里了。蓦然间，他看见一个女人躺在地上，下身裸露着，两条腿赤条条叉开。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裸着下身的女人。他急忙跑到她身边，凝视着她腹部，吓得连摸都不敢摸。在那女人两腿中间，躺着一只湿漉漉的粉红色小动物，被一根麻绳似的东西粘连在那女人身上。小猎人放

下刚剥皮的小兔，双膝跪在那小动物的身旁。

他目瞪口呆地注视了好一会儿，然后转过脸去瞧那女人，立刻后悔自己的动作迟缓了。她的身躯已经僵冷发紫，那张才23岁的脸，却已憔悴枯槁，看上去象是中年人的面容。一望而知，她已经死了。他抱起那滑溜溜的小身体，才发现那粘糊糊的绳索使得母子分隔不开。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拾起这个小动物——当然没有人问过他——那他也许会说，看见那婴儿的小指甲在那枯瘪的脸上乱抓，使他心里难受。

几天前他看见过一只小羊羔出生。他尽量回忆那情景。唔，牧羊人是那样接生的，他敢不敢给这个婴儿做呢？啼叫声停止了，他意识到必须当机立断，于是从刀鞘里拔出给兔子剥皮的小刀，在袖口上擦了擦，犹疑了片刻，割下了婴儿身上的那根绳索。被割开的那一头喷出鲜血。那牧羊人又是怎样做的呢？牧羊人系了个结就止住了血。当然！当然！他从身边的地面上拔了一把草，急匆匆在那绳带上打了个粗结。于是抱起了那婴儿，慢吞吞站起来，扔下了三只打死的兔子和一个刚生下这婴儿就死去了的母亲。在他最后离开那母亲的尸体之前，他把她的两条腿摆拢，把她的衣服拉到膝盖下面，这看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了。

“上帝保佑，”他大声说。每当他做过一件他认为极好或极糟的事情，他头一句话就这么说。他还拿不准今天这件事是好还是坏。

于是小猎人奔进茅屋。他知道妈妈正在做晚饭，等着兔肉下锅；别的饭菜都齐备了。她一定会问，今天打着几只兔子呢。一家八口人吃饭，最少得吃三只吧。有时候，他费九牛二虎之力，打着一只野鸭，或者一只野鹅，甚至打着一只从他爸

爸干活的男爵庄园里溜过来的野鸡。可是这天晚上他逮着的却是一只异样的动物。他走进屋的时候，甚至不敢松手去开门，怕放跑了这个猎物，所以用一只光脚板踢门，等他妈妈来开门。他一声不吭把他的贡物交给了妈妈。妈妈站着发愣，半晌没把这小东西抱过去，却把一只手放在胸前，盯着这可怜的怪物。

“上帝保佑，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在胸前画着十字。小猎人打量妈妈的脸色，看是喜还是怒。他看见她的两只眼睛闪烁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温和神色，于是他明白自己准做了一件好事。

“是个婴儿吧，妈妈？”

“是个男孩，”妈妈说，悲伤地摆着头。“你在哪儿拾来的？”

“在河边，妈妈，”他说。

“他妈妈呢？”

“死啦。”

她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。

“快！快去告诉你爸爸，让他去庄园请接生婆厄修娜·沃杰拉克。你把他们先带去料理一下孩子母亲的尸体，然后一定请他们到我们家来。”

小猎人把婴儿交给了母亲，庆幸没有把这个滑溜溜的怪物扔掉。他在裤腿上擦了擦手，蹦着跳着找他爸爸去了。

妈妈用肩膀顶着关上了门，让大女儿把锅放在炉灶上，自己坐在木凳上，解开上衣钮扣，把一只干瘪的乳头塞进那张皱塌的嘴唇。刚满六个月的小女儿苏菲亚今晚就得断顿了。可以想象，全家人也得挨上一顿饿。

“白费劲！”妈妈大声说，用一条围巾裹着自己的胳膊和那孩子。“可怜的小东西，恐怕你活不到明天一大早呢！”

可是，到了深夜，当老产婆把婴儿洗得干干净净，盘好了脐带的时候，妈妈就不再唠叨了。她丈夫坐在那里，呆呆地望着，一言不发。

“客人进屋，上帝欢喜，”妈妈引用一句波兰谚语说。

她丈夫呸了一声。“让瘟神抓走他吧。我们自己的孩子多得没处放了。”

女人装着没听见，一边用手拍着婴儿头上稀疏的黑头发。

“给他取个啥名儿？”女人抬头望望丈夫，问道。

他耸耸肩。“谁管他！叫他没名没姓见鬼去吧。”

2

1906年4月18日，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。

医生拎起初生婴儿的脚脖子，拍了拍他的屁股，这婴儿就开始啼哭起来。

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市，有一家医院是专门给富豪看病的，偶尔也替有钱人的孩子接生。在这所医院里，产妇从来都不叫喊，也不能穿着全身衣服生孩子，那是不成体统的事情。

一个年轻人，在产科门外来回踱着步子。产房里边，有两个助产士和一个家庭医生在值班。

这位爸爸不相信爱人生头胎会担风险。他给两个助产士一大笔赏金，只是为了让他们站在那里照看一下。其中一个人，在白大褂里边穿着一套夜礼服，准备马上去参加宴会，但他又觉得错过这个有油水的接生机会是得不偿失的。这三位早就用抓阄决定谁替这孩子接生。家庭医生麦克抓中了。爸爸一边在走

廊上踱着方步，一边思索着：唔，是个又稳妥、又正派的名字。这倒不是他有什么理由担忧。那天清早，罗伯茨就雇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把妻子安妮送进医院。她算算怀孕才9个月28天。早餐后不久就开始发作。他很有把握，银行下班以前他妻子不会分娩。他是个循规蹈矩的人，认为爱人生孩子不应当干扰他井井有条的生活。他继续踱着步子。护士和青年医生匆匆走过他身旁，意识到他在场，靠近他时就把说话的声调放低，走远时又把嗓门升高。人们对他敬而远之，他也习以为常了。多数人没有和他见过面，但是谁都知道他是谁。

要是生一个儿子，他会给这所医院捐款盖一幢医院急需的儿科大楼。他已经捐赠过一座图书馆和一所学校了。

这个等着当爸爸的人，打算用读读晚报来消磨时光，可是眼睛盯着一大堆字，心里却悟不出意思。他神经紧张，坐立不安。这班人——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“这班人”——不可能懂得非要一个儿子不可的道理，因为儿子有朝一日可以接他的班当银行董事长。他一页页翻阅《纪事晚报》：波士顿红袜队击败纽约高原队——有人在高兴。然后，他想起头版的一条标题，倒回去看：美国历史上空前惨重的地震，旧金山夷为一片废墟；至少400人丧生——有人在悲。他讨厌悲哀。悲哀给儿子的出生扫兴。人们也许还能记住当天发生的其他事情。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妻子会不会生个女孩，甚至一刹那也没想过。他翻到金融栏，看了看股票行情：暴跌。可恶的地震使他在银行的股份价值损失十万美元。不过他的私人财产总额，稳稳当当地保持在1000万美元以上，大概还得几个加利福尼亚地震才能把他震倒。他靠钱挣钱，所以这1600万美元资本将永远完整无缺地留给他尚未出生的儿子。他继续踱步，故作镇静地阅读《纪

事报》。这时，那位穿着夜礼服的助产士推开产房的转门走出来，发布新闻。他觉得，他得干点活，才对得起这一大笔尚未到手的小费，而且他的穿着也最适合报告好消息。其他两个人互相打量了一下。医生也感到有点激动，但不愿在这位爸爸面前流露自己的情绪。

“恭喜，恭喜，先生，您添了个少爷。一个漂漂亮亮的好小子！”

这位爸爸想，有的人爱在人家生孩子时说蠢话，非得说个“小”字不可吗？这消息的意义他一时还没领悟过来——一个小子！他几乎要向上帝磕头了。助产士冒昧地提出一个问题，打破了沉默：

“您决定给您的儿子取个什么名儿呢？”

这位爸爸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威廉·洛厄尔·凯恩。”

3

拾到一个孩子，惹得全家热闹了一阵过后，大家都去睡了，可是母亲还久久地抱着孩子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海伦娜·科斯基耶维兹相信生活，她生下九个孩子就证明了这一点。尽管她的孩子在婴儿期就死去三个，那三个也是费尽心机，诊治无效才死的。

如今她35岁了，她明白从前身强力壮的杰西奥再也不会跟她生儿育女了。上帝赐给她这个养子，他就命该活着。海伦娜的信念很单纯，也很善良，因为她命中注定只能过含辛茹苦的生活。她头发灰白，身体瘦弱，不是因为她喜欢瘦，而是因为吃不饱，活计重，手头拮据。她从来不怨天尤人，可是她脸上的皱纹，看上去更象是一个祖母，而不象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母

亲。她甚至一辈子没穿过一件新衣服。

海伦娜把奶头挤了又挤，挤出青一块紫一块的血斑，才滴出几小点奶水。人到中年，总有一技之长，海伦娜在抚养儿子方面也有一套难得的经验。

“你是妈妈的么儿嘛！”她对着孩子的耳朵温柔地悄声说，一面把奶头塞进他噙着的嘴里。于是孩子的一对眼睛睁得大大的。他用劲吸奶，鼻尖上冒出一颗颗小汗珠。妈妈累得浑身无力，不由自主地跌入睡乡了。

杰西奥·科斯基耶维茨显得笨拙呆板，长着一排茂密的胡髭，是他逆来顺受性格里唯一自信的标志。他5点钟就起了床，发现妻子和婴儿都在摇椅里熟睡着。那天晚上他压根儿不知道她上过床。他的眼睛盯着那小杂种。谢天谢地，至少不再嗥叫了，是死了吧？杰西奥琢磨着。他摆脱困境的最妙方法就是上工去，置之不理，让女人去照管孩子的死活吧。他的老脾气，是天蒙蒙亮就赶到男爵庄园去干活。他咕噜咕噜喝了几大口羊奶，用袖口抹了抹那蓬松的胡髭，然后一只手捏住一片面包，另一只手抓住猎兽网架，蹑手蹑脚溜出茅屋，生怕惊醒了妻子，又把自己牵连进去。他大步走入森林，再也不去想那个不速之客，断定这一次是同他永别了。

大女儿弗洛伦迪娜是早上第二个走进厨房的人。多年来遵守自己独特时刻的老挂钟自称到了早晨6点。这架钟对那些只想知道起床和就寝时间的人，倒是个能干的帮手。弗洛伦迪娜每天的例行公事是做早饭，实际是个轻活，把一皮囊羊奶和一大块燕麦面包按一家人口分成八份罢了。但要分得均匀，让人人满意，也得有几分智慧。弗洛伦迪娜给初次见面的人的印象是，一个漂亮、瘦小和衣衫褴褛的小姑娘。过去三年里，她只

穿过一套衣服，未免太不公平了。要是你把这个孩子的秀丽容貌和贫寒的穿着打扮区别开来的话，那你就会懂得杰西奥从前为什么爱上她妈妈了。弗洛伦迪娜一头金色的长发熠熠夺目，她的一双淡褐色的眼睛象星星闪烁，使贫困和营养不良带来的缺陷黯然失色。

她踮着脚尖走到摇椅边，凝神望着她妈妈和这个她一见面就喜爱的小男孩。她长到8岁没占有过一个布娃娃，其实连见也只见过一次，那是全家被邀请到男爵城堡里庆祝圣尼古拉节的日子。不过，那次她还没敢动手去摸一摸呢。可是这会儿，她却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，想把这个真娃娃抱在怀里。她弯下腰，从妈妈手里松开了小孩，盯着他那双湛蓝的眼睛。多么蓝啊！她哼起儿歌来。从母亲温暖的怀抱里转移到小姑娘冰冷的手上，温度的突然变化激怒了小家伙，他立刻哇哇地哭了起来。母亲被吵醒了，她的唯一反应，是觉得很内疚，后悔不该睡着了。

“上帝保佑，他还活着呢，”她对弗洛伦迪娜说。“你去给弟弟们做早饭，我再试试给小家伙喂点奶吧。”

弗洛伦迪娜勉强把孩子递过去，望着妈妈痛苦地挤着奶，自己也困倦得打起盹来。

“弗洛伦迪娜，快醒醒！”她妈妈生气地喊，“家里人都得做吃的啦！”

弗洛伦迪娜连忙起身。等弟弟们从阁楼的床上爬下来以后，大家去吻妈妈的手问早安，然后惊疑地瞅着这个陌生人。他们只晓得这个人不是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。弗洛伦迪娜那天早上兴奋得吃不下早餐，弟弟问都没问就把她那份菜分吃了，把妈妈那份留在桌上。当他们各自出去干活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注

意到，自从拾来这个婴儿，他们的妈妈到现在什么也没吃过呢。

海伦娜看见孩子们小小年纪，就能独立谋生，心里暗自欢喜。他们会喂牲口，挤牛奶羊奶，种菜，不用催促就主动干活。晚上，等杰西奥回家时，她才蓦然意识到，还没替她丈夫做晚饭呢。可是，仔细一瞧，弗洛伦迪娜已经从猎人兄弟手里接过几只兔子，煮下了锅。弗洛伦迪娜因为能负责做晚饭，感到非常自豪，妈妈只有生病时才会交给她这副担子。妈妈从来不会轻易偷闲。小猎人打回来四只兔子，爸爸带回来六坨蘑菇和三个土豆，今晚该吃一顿丰盛的美餐了。

晚饭后，杰西奥坐在炉边的椅子上，头一回仔细打量着这个婴儿。他托着孩子的腋窝，用两个拇指撑住他柔软的脖子，然后用猎人的警觉眼光审视着孩子的全身。这婴儿满脸皱褶，又没有牙齿，只有那双东张西望的蓝色小眼睛，对他的丑陋是个补偿。猎人观察婴儿瘦弱的身躯时，有一种东西马上引起他的注意。他绷紧脸孔，用拇指揉搓那细嫩的胸膛。

“你瞧见没有，海伦娜？”猎人用手指戳了戳婴儿的肋骨。

“这个丑八怪只长了一个乳头。”

他妻子皱起眉头，用拇指揉着孩子的皮肤，仿佛可以揉出一个乳头来似的。他丈夫观察得不错，左边有一只细小的淡色的乳头，右边胸部的对应区域却是一片平展展的红色肌肉。

女人的迷信感油然而生。“上帝把他赐给了我，”她激动地说，“才在他身上打个记号。”

男人气冲冲地把孩子推到她怀里。“你是个笨蛋，海伦娜。这孩子是个患血液病的男人跟他妈生下的。”他朝火盆里吐了口唾沫，更准确地表达了他对孩子父母身分的怀疑。“反正我敢打赌，这小杂种活不长。”

杰西奥甚至连一个土豆也不屑于打赌。他本性不是一个硬心肠的人，可是这孩子不是他的，多一张嘴吃饭叫他心里发慌。不过，硬要饿肚子，也不该他操心，干脆去他的吧，自己在火炉边呼呼地睡着了。

日子过得飞快。连杰西奥也相信，这孩子能存活下去；要是他真的拿一颗土豆打过赌，他那颗土豆输定了。大儿子靠着弟弟的帮助，从男爵的森林里捡了些木头给孩子拼了个摇床。弗洛伦迪娜铰下自己旧衣服的碎片，替他缝了件衫子。要是他们懂得“丑角”这个词的意思，准会给他取名叫“丑角”的。说实话，全家为了给他取名字，争论了好几个月；只有爸爸不闻不问。最后一致同意，管他叫弗拉迪克。第二个礼拜天，在男爵庄园的教堂里，孩子受洗礼时被命名为弗拉迪克·科斯基耶维茨。母亲感谢上帝救了这孩子的性命；父亲听之任之。

晚上，全家摆了个庆祝弗拉迪克受洗命名的小家宴，男爵庄园送来一只鹅助兴，大家吃了个畅快。从那天起，弗洛伦迪娜学会了把每顿饭菜分成九份。

4

安妮·凯恩平安地睡了一晚。午餐后，护士把她的儿子威廉递过来，她禁不住又搂过来亲热了一番。

“好啦，凯恩太太，”一位穿白制服的护士催促说，“快给孩子喂顿午餐吧。”

安妮蓦然觉得乳头发胀。护士扶着她靠在床头，指导她用两只手初次启用乳头挤奶。安妮意识到，要是喂奶时显出很慌张的样子，就有失母性的尊严，所以一直牢牢地注视着威廉的

蓝眼睛。这双眼睛比他爸爸的还要蓝。她很快就习惯了做母亲的姿势，而且理所当然地乐意这样做。今年才21岁的安妮，从来没有感到生活中缺少什么。出身于卡伯特家族，嫁到洛厄尔家族的一个分支，如今头胎就生下一个儿子，可以继承祖传的家业。这份家业，她的一位老同学在写给她的贺信上，说得言简意赅：

波士顿住着两大望族，
恰似豆荚连着大豆；
卡伯特和洛厄尔攀亲，
洛厄尔仰仗上天庇佑。

安妮对着威廉谈了半个小时的悄悄话，可是，得不到半点反应。他就像抱来时一样安静地睡着。安妮有礼貌地谢绝了亲友们送来的一大堆水果和糖果，她决心在夏季来临之前，使自己能减轻体重，穿得进怀孕前的服装，重新享有自己在各种时装杂志上的合法地位。加伦王子不是封她做波士顿的绝代佳人吗？她长着一头金色的长发，一张俊秀的面庞，一副苗条的身段，使得那些她从未到过的城市也为之倾倒。她照了照镜子，脸上没有一丝皱纹；人们不会相信她是一个健康儿童的妈妈。谢天谢地，他确实是个胖小子，安妮这样想。

她舒服地吃着素食，准备接见下午来访的客人。这些客人是经过她的私人秘书精心挑选的。坐月子头几天被允许来访问的人都是家里人和名门望族，别的人一律婉言谢绝。但是，波士顿是美国唯一保留着这样一种遗风余韵的城市：人人熟悉自己的社会地位，达到精妙入微程度。所以不速之客是寥寥无几

的。

安妮单独居住的房间，要不是堆满了花束，还能再摆下五张床。一个碰巧过路的人，要是看不见一位年轻的妈妈靠在床头，准会把这房间误会成一座小型园艺展览馆。安妮掀开了电灯开关。对她来说，电灯还是个新鲜玩意儿，她和理查德早就盼望卡伯特家装电灯了。不过，整个波士顿仍旧把电灯看成是神的意旨，尽管电磁感应现象当时已被社会接受了。

头一位客人是安妮的婆婆，汤姆逊·洛厄尔·凯恩夫人。从她丈夫去年逝世之后，老奶奶成了一家之主。她已到了雍容华贵的中年后期。她穿过房间时那种傲视一切，使四座皆惊的举止风度，如今显得更加娴熟了。她穿着一件长紧胸衣，长得使人无法窥见她的脚踝，而唯一见过她脚踝的人已经去世了。她总是那么消瘦。在她看来，胖女人意味着吃得坏，甚至教养差。她是迄今健在的最年长的洛厄尔，也可以说是凯恩家的老祖宗了，所以她希望，而且别人也希望她第一个来看望她刚出生的孙子。归根结蒂，难道不是她把安妮和理查德缀合在一块的吗？凯恩奶奶认为，爱情微不足道，而财产、地位和威望才是值得尊敬的。爱情固然需要，但毕竟不是经久耐用的商品，而其他三种却是历久不衰的。她赞许地吻了吻媳妇的前额。安妮按了一下墙上的电钮，传来电铃有节奏的嗡嗡声，凯恩奶奶吓了一跳；她不相信电这种怪物会流行起来。护士抱着孩子进来，老夫人审察了一遍，用鼻子唔了一声，表示满意，然后吩咐护士抱走。

“好极了，安妮，”老奶奶说，仿佛她的儿媳妇赢得了一件运动会小奖品。“全家人都替你骄傲呢。”

安妮的妈妈，爱德华·卡伯特夫人迟来了几分钟。她跟凯

恩夫人一样，也是近几年才孀居；两个人外貌很相象，远远望去往往把她们搞混。但是，凭良心说，卡伯特夫人比凯恩夫人更心疼她自己的女儿和外孙。两位奶奶走到花卉前面巡视。

“多亏杰克逊一家还惦记着咱们呢，”卡伯特夫人喃喃地说。

凯恩夫人采取蜻蜓点水的方法，扫视着那些嵌着赠送人名片的娇艳花朵，低声地念着那些读起来很舒服的名字：亚当斯，劳伦斯，洛奇，希金森。两位奶奶对不认识的名字都不加评论，她们都已超过了想学会任何新东西或新人物的年龄。她们一块儿兴致勃勃地离开了安妮的卧室：一个后裔诞生了，而且初看起来，孩子长得称心如意。两个人都认为，尽管替别人代劳，却尽到了家长的职责，如今可以进入唱诗班安度晚年了。但是，她们都打错了算盘。

下午，安妮和理查德的亲密朋友络绎不绝，带来了礼物和祝愿：礼物是金银器皿，祝愿用的是新英格兰贵族的高调英语。

理查德等到银行下班才到来，这时安妮已经疲惫不堪了。午餐时理查德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香槟，因为老阿莫斯硬要他喝，加之俱乐部的伙伴们从旁怂恿，他不便推辞。在他妻子看来，他似乎比平常随和一点。他上身穿一件黑色常礼服，下身是长条纹裤，身材显得很壮实，站着足有六英尺高。一头乌黑的头发从中间向两边梳开，在大电灯泡下闪烁耀眼。谁也猜不出他才满33岁：青春对他无足轻重，他关心的是物质。小威廉又一次被抱出来接受检阅。爸爸象在银行下班前审核帐目一样，对孩子端详了一遍。一切都很正常：孩子长着两条腿，两只手

臂，十个指头，十个脚趾。总之，理查德看不出日后会使他丢脸的东西，于是叫人把威廉抱走了。

“昨天晚上我给圣保罗中学校长拍了电报，威廉已被批准在1918年9月入学了。”

安妮默默无语。理查德替儿子的前途真是把心都操碎了。

“唔，亲爱的，身体全恢复了吧？”他继续探问道。23年来，他从来没有在医院里消磨过一整天。

“恢复了，不，我想，大概是恢复了，”他妻子怯生生地说，尽量压抑住涌上眼眶里的泪水。她知道流泪会使丈夫扫兴，她的回答不是她丈夫所希望了解的东西。他吻了吻妻子的脸颊，迅即搀着妻子登上门前等候的双轮双座马车，朝路易斯堡广场的红屋驶去。眼下，连医护人员，佣人，加上新生儿和保姆一起，得添几张嘴吃饭，理查德一笑置之。

威廉·洛厄尔·凯恩在波士顿的亲友和少数无关人员的监护下，在圣保罗清教徒教堂里受洗和命名。这名字是他出生前父亲就给他安好的。老迈的劳伦斯主教主持仪式。德高望重的银行家摩根和艾伦担任教父，安妮的挚友米莉·普雷斯顿充当教母。大主教把圣水洒在威廉头上；孩子乖乖地领受，他已经学会了波士顿世家的处世之道。安妮感谢上苍使她儿子平安降生。理查德也感谢上帝，赐给他一个继承产业的后嗣。在他眼里，上帝无非是一个登记代代相传凯恩家业的天界会计师。可是他还想，也许打定主意，再生一个儿子更稳当些。从他跪着的地面，他斜着眼睛瞅他妻子，觉得情意绵绵。